

在雲林的「病患的家」

松喬神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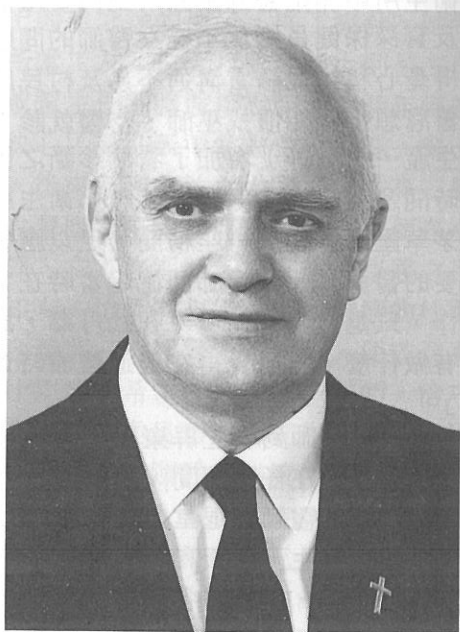
袁子倫 / 專訪

比利時籍的松喬神父來台廿五年，至今仍默默接下其他的放射師不願做的X光檢查，親自為病患操作；一個案一拍就是十幾分鐘，很少病灶能逃過他的法眼。此外，他有三十七年捐血紀錄，由於RH陰性難尋，他幾乎有求必應，因此，也有人稱他是“活動血庫”。

• 從比利時繞過大半個地球，飄洋過海到中國，現任雲林縣虎尾鎮若瑟醫院院長松喬雖然一生未婚，但是近四十年來他將大半生涯奉獻給中國及若瑟，他說，若瑟醫院就像他的親生兒子一般，而中國就是他生根的地方。

不過，旅台之路好像特別長、也特別坎坷。十八歲時，決將終身奉獻給上帝；卅歲那年，從比利時魯汶大學修完哲學、神學畢業後，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一股莫名的嚮往，加上那時中國戰亂連連，百廢俱興，是一傳教的處女地；因此，松喬便向天主教會爭取自願到中國來，沒多久，就被天主教會派到大陸傳教。

一開始，他被派到江蘇省寧波縣外海的一個海門小島上，在一家小診所協助照料，並藉機向鄉民傳教。也因在診所服務，從未受過醫學教育的松喬，自此與醫療服務業結下不解之緣。那時他一面傳教，一面利用剩餘的時間向醫務所裡的醫師、技師，學習如何操作X光機



● 松喬，民國五年生於比利時，別號喬治，比利時魯汶大學畢業，主修神學及哲學。30歲至大陸江蘇省海門縣傳教後，便利用空餘時間學習放射及檢驗技術。民國42年因大陸變色，被迫返回歐洲。民國44年再被教會派至雲林縣籌建醫療院所，並於當年底成立天主教若瑟醫院，迄今若瑟已是雲林地區首屈一指的醫院。

及醫學檢驗技術，並在邊學、邊摸索的環境中，漸漸學會醫事檢驗及放射技術。

雖然他到中國後，漸漸愛上這塊土地，也被中國人淳厚的民風所感動，毫不吝惜的奉獻；不過，民國42年中共竊據大陸後，松喬便被迫返回歐洲。幸好，他當初在醫學檢驗及放射技術上所下的苦功，已廣為教會所知，因此，當時嘉義教區正為在窮困的雲林縣籌設醫療院所，找不到人才，教會弟兄便推薦他來主持。

松喬抵雲林時，若瑟醫院前身只不過是一家小診所。不過，因鄰近地區都沒有較好的醫療院所，所以若瑟醫務所也一肩扛起雲林縣最重要的醫療任務。松喬自己所學的檢驗、放射技術也恰為當時結核病、阿米巴痢疾的診斷，提供最有力的協助。

「那時雲林地區根本沒有X光機，為了幫縣民診斷是否罹患肺結核，松院長經常一站就是一整天。」現任若瑟醫院副院長、也是當初極力推薦松喬來台灣的畢耀遠說，那時松喬的最高紀錄是一天替五、六百名虎尾女中的學生做X光檢查。而松喬在幫民衆做X光檢查時，不像現在的放射科技師，一拍即成，為求得最真切的結果，他常常要求病人變換各種姿勢，他自己則推著機器以各種角度觀察病患的內臟，一個案拍上十幾分鐘，是常有的事，病患有什麼病灶，自然都逃不過他的法眼。也由於工作時過長，每每學校團體X光檢查，連續幾天拍下來後，松喬往往累倒了。

由於放射技師擔心長期X光操作會影響健康，常拒絕再為病患照X光，松喬至今雖是院長身分，他仍默默接下X光機的操作。前後達廿五年。

以一個醫療的門外漢，迄今掌理雲林區最具規模的醫院，從葦路藍縷到如今美侖美奐的醫療大樓，松喬說，他自己可吃盡了苦頭。剛開始，若瑟醫院始終處於虧損狀態，松喬便只好利用在比利時的關係，向教會及朋友募錢，像一個籌不到錢過年的父親一般，有時還要專程回歐洲募捐，以度過醫院的財務的難關。幸好朋友及教會都很幫忙，讓若瑟在風吹雨打中茁壯。

不過，與其他醫院求新求大的發展方向不同的是，松喬並未在若瑟站穩腳步後，即展開「軍備競賽」，將經費用於擴充設備及規模；反將醫院的盈餘及募得款項挪到設立各種基金會上，以幫助早產兒、貧民、殘障者等。今年松喬也透過天主教總會，將一筆筆款項，捐給非洲的飢民。

在松喬的信念是，大並不一定是美，醫院要給病患的是溫馨，有如家庭般的感覺。追隨松喬已十數年的秘書劉勝利指出，從若瑟成立起，松喬的家就在院長辦公室裡，醫院就是他的家，而且每天晚上松喬都會撥空前往臨終病患床前為其禱告，並與病患聊天，讓臨終病患在生命的最後一程，還能感受到人情的溫暖。

除了把愛心留給中國外，他的血液也在不計其數的病患體內流動。本身血型是A型RH陰性的松喬，已有卅七年的捐血紀錄，甚至雖已七十七高齡，但RH陰性血型難找，只要有人需要，一找上他，他必然有求必應，因此有人稱它是RH陰性A型活動血庫，捐血的次數之多，至令連他也忘了。

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，松喬說這是他信守一生的座右銘，也是他以醫療服務中國一生的動力。（轉載自民生報）